

ORIGINAL
men's real life of feeling

汁
原
味

周瑟瑟 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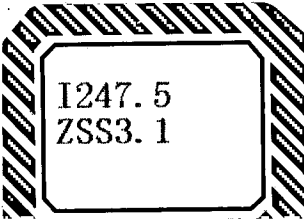
Desire spreads in cities

Written by zhou SeSe

Love perishes in hopeless beauty

原汁原味

周 瑟瑟



I247.5
ZSS3.1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汁原味 / 周瑟瑟 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6.12
ISBN 7-5378-2067-8

I. 原... II. 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1425 号

原汁原味

原 著: 周瑟瑟

出 版 人: 周艺文

责任编辑: 刘树民

文案统筹: 爱 哲 邬 宏 邓 筱 向媛媛

装帧设计: 郭乐登 李小青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邮编: 030012

湖南南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 660mm 1/20 印张: 12.8 字数: 140 千字

ISBN 7-5378-2067-8

定 价: 22.00 元

目录

第十三场	第十二场	第十一场	第十场	第九场	第八场	第七场	第六场	第五场	第四场	第三场	第二场	第一场
44	40	37	33	30	26	22	17	13	10	7	4	1

第二十六场	第二十五场	第二十四场	第二十三场	第二十二场	第二十一场	第二十场	第十九场	第十八场	第十七场	第十六场	第十五场	第十四场
117	105	100	96	89	84	81	77	71	60	55	49	47

目 录

第二十七场

125

第二十八场

132

第二十九场

137

第三十场

146

第三十一场

153

第三十二场

158

第三十三场

166

第三十四场

178

第三十五场

189

第三十六场

199

第三十七场

211

第三十八场

220

第三十九场

228

附录

243

第一场

2003年4月4日夜，我和燕子在三里屯“男孩女孩”酒吧喝得烂醉，在一个猫王一样忧伤沙哑的红发男孩的歌声中，我扶燕子进了吧台旁的洗手间。“老胡，我要尿尿，我要飞……”我把洗手间的门反锁上，帮燕子解开皮带，她蹲下尿尿，我靠着门抽烟。

燕子的老公肥头大耳，说话时鼻孔朝天，还总喜欢歪着脖子，偏着脑袋，斜视着你，牛皮哄哄的，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“呆头鹅”。他比我们高一年级，我们入校那一年，噢！那是88年来着，呆头鹅混上了学生会主席的位子。在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面前，他恨不得说自己就是校长的代言人，就是他娘的校长，“你们要记住，不许在我眼皮底下谈恋爱！”“你们要老老实实读书！”而他自己利用学生会主席的光环，在校园内外大肆进行恋爱活动，欺骗那些敬仰小权威、爱慕虚荣的女生。燕子就是那时被呆头鹅搞上的。

在“男孩女孩”酒吧的洗手间里，两个被酒精麻醉的人形状古怪地抱在一起，他们的身体紧密地纠缠在一起，两颗放纵的心随着律动在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尽情地燃烧着。酒吧里的音乐节奏强劲而有力，“我们这

ORIGINAL

是在做什么？”燕子双眼迷离，嘴里呼着酒气问我。“我们这是在做梦……”我说。

此时此刻，美英联军在海湾向巴格达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，伊拉克人民在炮火中死伤无数，萨达姆政权摇摇欲坠。

“战争进展如何？”燕子双手吊在我脖子上问。

“惨无人道，每枚售价在120万美元以上的‘战斧’巡航导弹在巴格达上空像鸟屎一样降落。”我说。我把燕子的杨柳细腰抱得更紧，就像用我那颗善良的心紧紧抱着可怜的伊拉克人民一样。

“他们那么有钱，还要去抢人家的石油和天然气……”燕子一边吻我一边说。

“这是一场CEO发动的战争”我说。

“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没有不吃腥的猫。”燕子说。她痴痴发笑。

“什么？你是说布什吗？”我说。

“是，你也是。”燕子狠狠地说，她双腿紧紧夹着我的腰。

我背靠着墙，在燕子的进攻下差点跌倒。

“我和布什都是侵略者，都是爱吃腥的猫。”我在燕子耳边悄悄说。

这时有人敲门，“里面的人快一点行吗？”是一位小姐的声音。我和燕子赶紧停住。“我忍不住啦！”小姐着急了。

我们马上穿上裤子，一回头，我看到洗手间的门后贴了一张漫画，一只肥猫正扑向一条美丽的鱼，下边一行字：没有不吃腥的猫！

虽然世界各地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，但美英联军一步步向巴格达挺进，布什该怎么干还怎么干，也就是说，猫要吃腥，这是它的本性，谁也没有办法。

只要稍微想一想，就不难发现我与布什先生没有什么区别。伊拉克太诱人，发动一场战争有它的理由，而燕子这样漂亮的女人，我当然忍不住爱上她了。

我和燕子衣衫不整、缠缠绵绵地从洗手间里双双而出，把门口那位等着拉尿的小姐惊呆了，她鲜红的嘴唇张成了一个“O”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男人女人已经这样了？

ORIGINAL

第二场

丁香玉曾经对我说过，“如果你以后不爱我了，你肯定会爱上另一个女人。”

记得我当时嘻皮笑脸地回答她，“如果我以后不爱你，那我就要爱上你的妹妹丁香莲。”

“不！你会爱上她——燕子！”丁香玉尖叫着，举起粉拳打我的胸膛，小嘴翘起，红嘟嘟的，甚是性感。“燕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我总觉得你们有朝一日会勾搭上的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年燕子看我的眼神好像确实暗含寓意，但我明白那决不是什么爱情。那个年纪，大家在一起相互躁动，你打他一拳，她踢你一脚，今天你抱她一下，明天她吻你一口，都是很平常的事。

我想丁香玉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孩，她居然能看清好几年之后的事，并且她的预感被我验证。只是这么多年我才和燕子勾搭上，效率也太低了点，照这样下去，世界上会有多少好姑娘闲置浪费！

丁香玉的妹妹丁香莲，开始的那几年，我还根本没把她当回事。记得第一次去她家时，我像一个文化汉奸一样跟在丁香玉的身后，在她的逼迫下叫了老太太“妈妈”，叫了老头子“爸爸”，丁香莲从里屋跑出来，我却主动叫了声“小妹”。丁香玉当时就火了，你怎么见了我妹妹嘴巴这么甜这么快？是不是想使坏？弄得老太太老头子很难堪，用一种敌意的目光审视着我。我想两位老人可能给我下了结论——好像一条色狼！

那一年是大三，我正在潜心研读世界名著《金瓶梅》，在丁香玉家的客厅里，我马上想起了《金瓶梅》第二十一回：“姐夫垂涎娇小姨”。但丁香莲也太小了，她给我倒水时，我趁机观察了她的前胸，据我判断还刚刚发芽。

但几年的功夫，丁香莲就出落得楚楚动人，该翘起来的地方翘起来了，该凹下去的凹下去了。每次见我，总是像见到亲哥哥一样高兴。有一次我故意向她放电，她被电得面红耳赤，“姐夫哥，你没事吧？”我用手搔她的胳肢窝，她咯咯发笑，追得我满屋子乱跑，“你坏你坏，我要打死你。”

在三里屯路口拦了一辆的士，我一手扶着东倒西歪的燕子，一手打开车门。燕子把头插在我怀里，发出对生活的质疑：“胡春，你说这世道到底还有没有爱情？我的生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”

说完，还不等我回答，燕子在我怀里已呼呼沉睡。车外是灯红酒绿

ORIGINAL

的城市，流动的街景恍然如梦，天上的月亮斜斜挂在云层后，露出千古不变的那种美丽。而我们曾经坚守过的东西，在生活面前变得面目全非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，越来越像一个谎言。

车过蓟门桥，拐向电影学院，快到大运村时，在国家计生委前面，燕子突然从我怀里抬起头，用一种忧怨的眼神看着我，像一只受伤的青蛙一样哇地一叫，我看到她的腮帮子向两边膨胀，嘴里黄色的液体向外冒，还不等我躲闪，这位大美人就非常慷慨地把今夜吃下的美食美酒，稀里哗啦地倒向我的怀里。顿时出租车里酒香四溢，把司机急得哇哇大叫。我怀里热乎乎的一大堆，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礼遇。燕子如释重负地望着我，“不好意思，舒服多了。”可我不舒服了，但还是口是心非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不就是呕吐物吗？”燕子抓着我的手，在月亮的照耀下盯着我的眼睛说：“你真够朋友，胡春，你喜欢呕吐物吗？”“当然，我喜欢呕吐物，你的呕吐物我当然喜欢。”说完，我们在车里哈哈大笑。

那位司机老兄嚷嚷着，要把我们赶下车，“我的大爷，我的姑奶奶，你们下车得了，好不容易才拉上一趟生意，不要钱啦！算我今晚倒霉。”

可不要钱也不行，总不能把姑奶奶扔在半路上吧，燕子耍起了酒疯，“我要投诉！”她把人家的车弄脏了，还牛皮哄哄。

第三场

我扶着燕子就像扶着一枝风中的杨柳，我们一路往前，一直走到了天鸿科园大酒店。在酒店门前广场的喷泉旁，我把皮夹克脱下，然后再把我那没穿几天的梦特娇衬衫也脱下，上面已被燕子吐得乱七八糟，我把梦特娇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。

坐在喷泉边的栏杆上，燕子嘴里喷着酒气，挽起袖子，用手掌捧起喷泉池里的凉水，她说：“让我帮你洗洗你的胸膛。”

喷泉很凉，我的胸膛发热。

月亮照着燕子，她像一个仙女那样温柔地洗我的胸膛。

我怀疑她是清醒的，但她又说着缠缠绵绵的酒话，“让我今晚死在这肮脏的胸膛上吧！”她搓着我的胸膛说，“洗干净一些，别让丁香玉那小骚货发现。”

“哎哟！能不能洗快一点？”我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一阵夜风吹来，

ORIGINAL

我上下牙咯咯直打架。

燕子脱下她的外衣给我穿上，衣服上有一股淡淡的女人的气息。

我们勾肩搭背地走到大运村，大运村公寓静悄悄的，大学生们都已入睡，那几百扇窗户后面都是他们沉睡的梦想。

在大运村里去年种下的草坪上，我和燕子搂抱着双双睡下，草坪柔软，如同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婚床，月光朦胧，如同床头性感的台灯。

“燕子，要是我们双双回到校园，你说我们会不会这样？”

“不会！”燕子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跟成功的男人在一起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，你失败了，呆头鹅和你已经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了。”

月亮在云层里穿行，夜风吹拂着月光，我感觉燕子握着我的手，如一把电工钳子，她突然用劲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她难道要把我生命的电线剪断？

“喔哟!”在寂静的夜里，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尖叫。

“你他娘的胡春，在大学那会儿你像个猴孙子似的连一日三餐都要剥削丁香玉的，叫我如何爱上你？现在时代变了，我老公变坏了……唔唔唔……”燕子哭诉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燕子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是觉得你被你老公玩了几年，太亏了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”

“哎呀!”燕子叹息一声，停止了哭诉，眼望夜空。我抱紧她，感觉她的身体在发抖。

又过了一会，她站起来，踢了我一脚，“好啦!起来吧，别在这里假模假样地做露水夫妻，我回去守我的空房，你回去抱你的丁香玉吧。”

ORIGINAL

第四场

我坚持要送燕子回家，“这么晚了，你知不知道全北京城的色狼都在黑暗中盯着你流口水？”

“得了吧，只要你不流口水。”

“像你这样的美女，这样的美少妇，谁见了都会流口水。”我挽着她的腰胡言乱语。

燕子的家在阜成门，感觉中好像离钓鱼台不远，出租车从海军总医院门前一闪而过，燕子对司机说，进入辅道，前边大门旁停车，“然后麻烦师傅您再把他拉走。”看来燕子的酒劲已经过去了，但脸上的泪痕还在，月光下她显得很清醒。我还想趁机去她家观察观察，看她家是贫是富，呆头鹅是不是真正把她打入冷宫。

呆头鹅系着一条猪舌头一样腥红的领带，就像一个小老板泡上了一个小蜜。他骑着一辆自行车，燕子坐在自行车后，一只手环抱住呆头鹅的肥腰，她羞涩的小脸贴在他的后背上，他们从校园林荫道上一阵风似

的跑过。燕子长发飘飘，碎花连衣裙飞扬，引起女生们“啧啧”的回应。那是1988年夏天，燕子和呆头鹅处在荷尔蒙急剧增长的热恋期。

丁香玉和燕子同一个寝室，丁香玉有一天吞吞吐吐地对我说，燕子好烦啊，半夜三更把床摇得吱嘎吱嘎作响。“是不是在手淫？”我说。

“不是手淫，是呆头鹅躲在蚊帐里鬼搞鬼搞的，我假装睡着了，但心里好烦啊！呆头鹅也太不尊重我们女生了，居然发出像猪吃食一样的呼哧呼哧声。最后你猜怎么着，睡在燕子下铺的韩羞月大叫一声——我的妈呀！有血流到我的脸上啦！”

到底有没有血流到韩羞月的脸上？她们寝室里其余5个女生，包括我都表示怀疑。

呆头鹅作为学生会主席，干出如此色胆包天的事来，确实让我心里不平衡。“呆头鹅能这样干，我为什么不能干？”我愤愤不平，那时丁香玉刚与我接过两三次吻，好像还没到上床的程度，丁香玉满脸粉红，“那怎么可以？”她当然明白我的意思。

不过，要在1988年就混入女生寝室过夜，对于呆头鹅，是轻而易举的事，而对于我，那却是梦想。

1988年，燕子被呆头鹅的花言巧语哄得团团转，冒着被学校开除的